

中庸古本
中庸傳
中庸指歸
中庸指歸圖



中
庸
指
歸

黎立武 著

中
華
書
局

中庸指歸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中庸指歸

宋 臨江黎立武以常著

中者在中之義。正位居體之名也。先天大易。本無方體。所以繫太極而生兩儀。既有太極。易立乎其中。而中之體立。兩儀既判。易行乎其中。而中之體明。然則所謂中之體者。易也。易者生生之謂。生生之易曰仁。體仁之道曰誠。夫妙體之謂易。本體之謂仁。貫全體大用之謂誠。中庸之道。出於易。本於仁。極於誠。至道不可以名也。故取正位居體。名之曰中。實古今道體攸在。曰帝降衷。曰民受中。降受之初。具天地之全。涵先天之妙。在乾九二。人道之始。故曰龍德正中。而進乎天德。此中之體也。在坤六五。心君之位。故曰黃中通理。正位居體。此中之位也。乾畫一中。實坤畫一中。虛。坤中之虛。乃所以居乾體也。乾之妙體。無乎不在。非坤位無以居此體。非坤土無以成此位。其人也。所謂心者。性之郭郭。心之中虛而性存。先天一理。居中位。正而爲有物之則。萬事萬化。何莫由斯。曰成位乎其中。曰立天下正位。曰思不出其位。皆以正位居體言之。古之人莫不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養此中。莫不於喜怒哀樂之欲發而執此中。所謂存心養性。所謂閑邪存誠。皆所以養此中也。建中也。建極也。守約也。慎獨也。一貫也。止至善也。克己復禮也。反身而誠也。皆所以執此中也。在書曰執中。在中庸曰時中。執中者。持守於人心道心之幾。時中者。權輿於由體達用之際。性之身之者。以執中言。率性盡性者。以時中言。茲百聖傳心之大法也。

庸之爲義常也。用也。虞書凡言庸皆以用言。商書曰思庸惟庸。皆以常道言。合而言之蓋日用之常道也。常道之用大無不該。妙不可窮。而喜怒哀樂之發。誠形明動之驗。實自言行始。乾九二曰。庸言之信。庸行之謹。閑邪存其誠。善世而不伐。德博而化。繫辭於中。孚九二爻辭廣之曰。言出乎身。加乎民。行發乎邇。見乎遠。言行君子之樞機。樞機之發。榮辱之主也。可不慎乎。中庸一書始曰。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言顧行。行顧言者。出乎身發乎邇也。繼曰。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。行而世爲天下法。言而世爲天下則。又曰。見而民莫不敬。言而民莫不信。行而民莫不說者。加乎民見乎遠也。此修道謂教之事。篇末申之曰。開而章曰。潛之昭曰。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曰不貴而勸。不怒而威。曰不顯于德。而百辟刑。曰不大聲色。而民化終之曰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至矣。此則至誠能化之事。所謂庸也者。用也。謂是不用而寓諸庸者歟。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至矣云者。贊昔人名道之旨微久矣云者。嗟斯人味道之日遠。然則中庸者。自執中相傳以來。古有是名矣。夫子惟原斯道體用之妙。本諸造化。故於乾九二文言發明之。於是子思之書以中庸名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中者。天下大本。所謂中者。以此。曰。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所謂庸者。以此。誠性內存。寂然未發。正位居體。是之謂中。發於言行中。節而和。日用常道。是之謂庸。中以正位言。庸以常道言。蓋合全體大用而名之也。堯舜授受。道用斯溥。揭執中以明其體。孔門講貫。道體斯存。合中庸以該其用。名之立。道之顯焉。周德衰而大道隱。夫子沒而微言絕。子思憂之。乃取平日所聞於父師者。著而爲書。首之曰。命性曰。道。教者。所以著名篇之旨也。命性中也。道教庸也。繼之曰。中和。曰。大本。

達道者所以明性道之蘊也。篇首言性而此言中者。喜怒哀樂未發卽性也。而中以正位居體言。名篇言庸而此言和者。言行之發卽庸也。而和以發皆中節言。其曰忠恕曰誠化者。忠者執中於心。誠者致中和之道。皆所以盡己之性。所謂中也。恕者道之推化者教之至。皆所以盡人物之性。所謂中也。合而言之曰仁。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。仁者中庸之本體也。貫而通之曰一。則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間。一者中庸之妙貫也。此書之作。所以傳先聖之道而著之萬世法言大訓畢備於此。其爲教也。蓋以中庸之道雖布在天下。而有至微至隱者存。中庸之理雖具在人心。而能與知與行者鮮。故發明而誠。誠而明之義。尊賢取友。相與博學。審問。慎思。明辨而篤行之。慎之於獨。而達之君臣。父子。夫婦。兄弟。朋友。誠之於身。而推之家國天下。爲書十有五章。首章統論一篇之大旨。二章備著夫子之格言。三章而下。明率性謂道。修道謂教之事。九章而下。明至誠盡性。至誠能化之事。末乃傷今思古。以道統絕續之會。帝王授受之眞實。在夫子且反覆推明仁誠之道。以俟後之聖人。末章則窮理盡性。至命之學也。其爲書也。大周乎天地。微極乎物理。幽貫乎神明。而卒歸之無聲無臭焉。廣大精微。蓋本諸易。

道之大原出於天。自龍圖出而人文闡。義盡具而文籍生。故易者羣經宗祖也。乾九二曰。龍德而正中。庸言之信。庸行之謹。閑邪存其誠。德博而化。又曰。學以聚之。問以辨之。寬以居之。仁以行之。然則中庸之所以名。與夫誠以盡中庸之性。化以極中庸之功。學問思辨以明中庸之道。蓋本諸此。中庸之道。獨於乾九二明之何也。乾二。人道之始也。中庸。人道之本也。卦列三畫。以象三才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自卦之象言。

之則人爲中。自卦之體言之。則君位爲中。自卦之德言之。則大本爲中。一爻具三義。其實相爲表裏也。表裏性之龍德而正中者。龍之爲物。靈妙神化。其靜養也深。其動變也大。以喻性之德如此。而居中位正。爲萬事萬物之則焉。由九二之正中存誠而爲君德。由九五之至誠盡性而進天德。中庸以率性盡性爲體。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。庸者天下之大本也。二爻動爲庸。庸者中之用也。用之言必信。用之行必謹。中庸以言行爲用。故曰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也。乾中爻變坤成坎。坎有孚者誠也。坤中爻變乾成離。離中虛者明也。乾二爻變重坤成師。師者師也。坤二爻變重乾成同人。同人者友也。乾坤坎離之交明誠。誠明之妙而萬化由之出。是以由明而誠者。尊賢信友。學問思辨。以明中庸之教。由誠而明者。盡己盡物。形著動變。以成中庸之化焉。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。即初九龍德而隱之事。初九遯世無悶。不見是而無悶。蓋依中庸者也。所謂尊德問學不驕不悖者。即九三乾乾進脩之事。九三君子道德脩樂居上。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。蓋道中庸者也。所謂贊化育配天地者。即九五合德之事也。所謂至誠無息。純亦不已者。即中正純粹。自強不息之事也。乃若時中心法。蓋出於易之蒙。以泉行而山止也。惟止而得所養。則其行也亨。果行必資乎育德。達道必由乎大本。故皆以時中言之。是知易與中庸相爲經緯。非深造者孰能知之。

中庸之道。始於堯舜授受。大明於孔子。舜受執中之傳。而曰無稽之言勿聽。弗詢之謀勿庸。孔子於易明龍德正中。而曰庸言之信。庸行之謹。中庸所以詳於舜孔子焉。然二聖人於中庸所同者德。所不同者位也。乾之六爻曰德曰位而已。中庸十二章備論之。德者所以明中庸之道。位者所以行中庸之事。乾之五

曰天德。二曰君德。天以德言。君以位言。二非君位而曰君德者。以龍德正中之進乎乾五也。五曰天德。而不言天位者。以正位居體之存乎坤五也。君固屬乎乾五。然有德得位。二雖非君。其德可以居位。曷資乎坤五。蓋有土有民。乾非坤土無以成其位。舜以大德得位。好問察言。用中於民。乾九五事也。然自側微升聞。徵庸歷試。其於潛也。見也。躍也。飛也。實備純乾之體焉。孔子有德無位。明中庸之道。以垂世立教。乾九二事也。然授業洙泗之間。係易發天地之藏。作春秋行王者之事。刪詩。定書。明禮。定樂。以垂百世法。其於初之遯世。三之脩辭。四之德業。五之德造。亦備純乾之體焉。故子思以舜德爲天子。尊爲聖人。覆載之內。莫不尊親者。德與位之皆造也。以夫子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如天覆地載。日月照而四時行。特位儉於德耳。中庸內聖外王之道也。因二聖人明之。

經之作至中庸止矣。故中庸者。羣經之統會極要也。書曰。惟皇上帝。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恆性。克綏厥猷。惟后傳曰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。以定命也。夫恆性之衷。謂命之中。卽此中也。卽所謂天命。謂性也。順性以綏猷。有則以定命。卽庸也。卽所謂脩道。謂教也。在洪範曰。建用皇極。而斂福錫民。在周詩曰。有物有則。而秉懿好德。莫不體立而用著。盡己以盡人。曾子曰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子思蓋得於曾子者也。孟子曰。守約而施博。曰至誠。而能動。曰立正位。行大道。孟子學於子思。故論著益明焉。

洙泗而後。數千百年。中庸之學。復大明於伊洛。嘗考鄭注。庸。用也。以其記中和之爲用。又曰。庸。常也。用中

爲常道也。乃知體用之說。自昔已然。漢時去古未遠。已不知中爲何物。噫。道之不明也久矣。濂溪周子太極有圖。易有通書。深探天地之蘊。發明一中之傳。二程繼出。而中庸之道盛。獨惟名篇之義有當詳者。今學者所取以爲據者。皆楊氏游氏之說也。楊氏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游氏曰。以體行言曰中庸。以性情言曰中和。二子以爲所得於師者如此。藍田呂氏則曰。天命之謂性。卽所謂中。脩道之謂教。卽所謂庸。中者道之所自出。庸者由道而後立。蓋中者天道也。天道也。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。是謂之性。書曰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。傳曰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此人性所以必善。又曰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中者天下之大本。和者天下之達道。則性與道。大本與達道。豈有二乎。又曰。中卽性也。在天爲命。在人爲性。由中而出。莫非道。故曰。中者道所由出。又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則赤子之心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。乃所謂允執厥中也。而與程子論難甚詳。又曰。中者道之所由出。此語有病。在中內別爲一物矣。若謂性與道。大本與達道。可混而爲一。卽未安。在天曰命。在人曰性。性卽道也。道也。命也。道也。各有其當。大本言其體。達道言其用。體用自殊。安得不爲二乎。又曰。中者性也。性者道也。性不可偏。謂之道無不中。故以中形道。若謂道出於中。則天圓地方。謂方圓者。天地之所自出。可乎。如中既不可謂之中。則道何從稱出於中。蓋中者性之德。卻爲近之。又曰。蓋中庸之學。初興議論。喜怒哀樂未發。謂之中。赤子之心。發而未遠乎中。若便謂之中。是不識大本也。又曰。蓋中庸之學。初興議論。然爾兼山繼登程門。終始中庸之道。體用之說。實得於心傳。而命者也。程子嘗爲中庸作註。至是焚棄。而屬兼山以書傳之。乃知游氏楊氏所得於師者。初年之論也。呂氏以深潛縝密稱。實頗融貫。而其師始未然之者。未定之論也。蓋至兼山。則師弟之講貫熟。決擇審矣。然則求中庸之道於伊洛。微兼山氏。吾誰與

歸。

兼山氏曰。極天下至正謂之中。道天下至變謂之庸。中其體也。庸其用也。聖人得於中。用於天下。得於中者。合性命言之。用於天下者。兼道教言之。皆主人道爲言也。嘗求數之未形。見天地之數起於中之變。起於自然而不可推移。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命也。性者。本於天命。而物之大原。盡性則無餘事矣。循是而行焉。謂道。脩是而行焉。謂教。性也。道也。教也。內外相成之道。是三者得之然後爲中庸之道。又本之易以依乎中庸。遯世不悔焉。潛龍之事。以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爲龍德正中之事。學問思辨篤行。卽聚辨居行之旨也。故以見龍在田爲誠之者之事。參配天地卽大人合德之旨也。故以飛龍在天爲誠者之事。於乾之二爻則曰。此中庸誠形明動變化之序也。程氏學以性爲本。以中庸易爲先。蓋二書皆盡性之道。程門惟兼山深於易。故得中庸之義焉。又考漢上朱氏易說。於乾九二曰。二爲中。中動爲庸。初九依乎中庸。九二龍德而正中。庸者中之用也。言行變化不失其中。故謂之庸。漢上問道於游氏。且與兼山接。麗澤所漸。至當歸一。良齋謝氏嘗敍所授郭氏中庸說。爲中爲人道之大。以之用於天下國家。是子和所以學而伊川兼山之淵源也。然則中庸大旨。實程郭口傳心授。探本窮源而得之。正位常道之義。全體大用之名。庶乎爲定論。

中庸之學。大抵皆祖程門初年之說。且於事物取中。是不無遺論。竊謂子思以中庸名篇。而首揭命性道教者。所以明中庸之旨。次釋中和大本達道者。所以錯綜中庸性道之義。篇目經文。綱舉而目張也。今日

篇名一義。經文又一義。中庸一中。中和又一中。何耶。孟氏言稱堯舜而性之一語。萬世格言。堯舜以天下與人。而執中片言。實居其要。謂之中者。必有事焉。夫喜怒哀樂。情也。其未發則性也。是中指性無疑。自中而發。無非順性命之理。而見諸庸言庸行。人道所共由者。不越乎合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交而已。是庸指道無疑。其曰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者。蓋發而中節之名。所謂和也。是求中於用。不曰中有體乎。其曰不易也。定理也。蓋何莫由斯之義。所謂常也。是知庸爲常。不曰庸爲用乎。茲所以詳記說約而求其指歸也。六經四書。名義微奧。惟見於易與中庸。貫先天後天之道曰易。該全體大用之道曰中庸。可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。故曰易其至矣乎。曰中庸其至矣乎。